



最近歐洲局勢的檢討

戴介民

一 墨索里尼的目的

掀起了歐洲的高潮

美國著名記者史孟智氏 (Frank H. Simonds) 最近在現代史料雜誌發表走向戰爭 (The Drift to War) 一文，曾說：「現在歐陸的拿破崙，不止一個，卻有一雙；歐洲的政情，譬作一方黑白間錯的棋盤還不夠，它簡直是一個五光十色的萬花筒。」這一雙，不是別的，便是德國的希特勒和意國的墨索里尼。在今年這個年頭裏，當在英國的年輕外交家艾登，領導歐洲擁護國聯戰線的各小國的外交家，以法國老練的外交家賴伐爾作撐腰，謀共同壓制意國之前，在歐洲所玩的把戲，從羅馬協定開始，繼之有倫敦協定，斯德萊柴會議，一直至法蘇協定止，無一不是針對著希特勒而發的。然而自十月三日墨索里尼在東菲燃起火花以後，歐洲的局勢便發生了一個新的轉變，即各國將以前之注意希特勒的視線移向到墨索里尼去了。

歷史固然是人類自身造成的，然而造成人類的頭腦的，還是歷史。戰後的意大利，因在巴黎和會中得不到相當滿意的殖民地，加以戰後國內經濟之凋疲，社會主義思想之發展，在在都足以予墨索里尼以獲得政權的機會。然墨索里尼獲得了政權之後，在政治方面，固雖爲了征服經濟恐慌，曾由議會政治轉變爲法西斯政治了，但是國內的經濟恐慌，仍然是繼續展開，而國外的殖民地亦仍絲毫地沒有獲得。這種經濟背景，怎好不叫墨索里尼抱着雄心而具有偉大的目的啊！

那末，墨氏的目的是什麼？最近美國「民族」週刊，刊載維氏頓 (Albert Vinton) 一文，曾說：「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冒險的目的在那裏呢？我們回答是：他的目的是政治的，不是經濟的。墨索里尼正從事一種廣大的運動，想把意大利王國變成一個大帝國。阿比西尼亞是起點，地中海——意大利湖——或是終點。據意國軍事外交家領袖說，意國要把阿比西尼亞變成意國的直布羅陀，這是新羅馬帝國的基礎。但是意國將向那裏發展呢？回答這個問題將顯出意國那種狂妄的表示，

但在墨索里尼國度裏，那是十分平常的。老實說：墨索里尼的理想就是把意大利建築在英帝國的廢墟上。每一個意大利人都明白英帝國正在崩潰的途中，或已經死了，祇要意大利下一決心，便可繼承英國，為世界的霸王。

看來維氏的說話，好似有誇大之處。你如認為誇大的話，則可看他繼續所說的：「我初次從意大利軍官方面聽到這種消息後，幾乎不能相信。後來和意大利朝野人士多次接觸之後，才知道這個觀念，在意大利竟是很普遍了。一位意大利很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告訴我：「意大利將在英國墳墓上開燦爛的花。」這句話可解釋為什麼墨索里尼不顧各國反對，不惜糜費巨款來奪取這沒有多大經濟價值的阿比西尼亞。墨索里尼說：英國的反對不能阻止他的計劃，他這話是不錯的。他相信英帝國是要崩潰，那時意大利便可奪取埃及、巴勒斯坦，和英屬非洲的大部，也許連印度都在裏面。」

確是無疑的，與希特勒要想建立「第三帝國」的目的，一樣的，墨索里尼則有想建立「新羅馬帝國」的目的。墨氏建立的計劃是怎樣的呢？維氏又說：「墨索里尼的大帝國計劃是十分簡單的。他想用意大利的殖民地作為培養征服英屬非洲殖民地的人力的源泉。即在意大利戰爭中，意軍裏已有有色人種的兵士十萬人，一旦阿比西尼亞征服而安定了，他們希望可得五十萬的殖民地軍隊。他們第二個攻擊的目標是埃及，打算在二十五年裏從英國手裏把埃及奪去。即在今日，意大利要

說如英國反對意大利太甚，埃及及將乞靈意大利幫助他們脫離英國的羈絆，也不算太過。一旦埃及入意大利之手，紅海入口的蘇彝士運河也就是意大利的了。這樣意大利不啻拿住一柄利劍，直穿大英帝國和印度的腹心。並且在這樣的威脅之下，英國也不能反對意大利佔據阿拉伯。阿拉伯如為意大利佔領，那末奪取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便易如反掌。此後便是在非洲佔領英屬蘇丹、堪尼亞、丹加尼卡、羅德西亞諸地完成大帝國的企圖。最樂觀的意大利人甚至於想到印度和澳洲。但是應注意的，大帝國的建立是不能侵犯法國與比利耳的利益。」

這種期望或許是意大利的幻夢，但無論如何，墨索里尼的一切設施和策動，是驅向他的人民作這種幻夢的。不過，策動墨索里尼作這種偉大的目的，仍然是經濟的。因為要解決意大利的經濟恐慌，唯有向開拓殖民地一條路可走。而維頓氏忘記了任何政治問題的發生，都定有經濟問題為其基礎的，所以說墨氏的目的是政治的，不是經濟的。

墨索里尼為了實現他的目的——新羅馬帝國——，已開始第一步工作，向阿比西尼亞的人民開刀了。難怪當英代表在日內瓦擬運用國聯的機構壓迫意大利的時候，墨索里尼立時便有反響，用堅決的態度來說：制裁的意義便是戰爭。墨索里尼的說話好比將一塊巨石投在大海中，所以其掀起的海水要像是白浪滔天的了。

二 英國有了恐懼

需來個政策的轉向

意大利本著墨索里尼的目的，既然是準備「在英國墳墓上開燦爛的花」，怎好不叫英國自己有一種恐懼，這種恐懼早已被世界著名政論家拉克所指出了：『就是怕意大利在由紅海通印度的航路佔了領導的地位。』所以當意阿問題緊張的時候，英人奧古爾 (August) 便在八月十一日紐約時報上會這樣寫道：『阿比西尼亞問題只不過是一個問題的開端。這次英意衝突的主題，是地中海上統治權的問題。……意大利企圖稱霸於地中海，而英國以大不列顛交通保護者的名義，所開往地中海的艦隊，使英意間衝突的實現益形迫近。』英國與意國的衝突，因墨索里尼的目的，並不單在阿比西尼亞之侵略，所以並不單在查那湖，而實是在爭奪地中海的霸權。難怪史孟智氏又指出了這次墨索里尼給予英國的威脅，和三十年前威廉第二引起的湯吉爾事件之間，有一種很可注意的相同情勢。從湯吉爾事件以後，英國開始看出又將有一個新的拿破崙出現，重新要問鼎歐陸的霸權，乃去恢復了他以前的均勢政策，於是結果遂因塞爾維亞刺殺奧太子的兇案而爆發了。但這次墨索里尼對英的挑戰，對於英國的直接損害和安全，確是要較歐戰時的德皇威廉第二的舉動，還要更進一步。這種原因，第一是在英國自身所感覺到的國聯的微弱。歐戰後，英國一向以國聯做他的政策的基礎。英國因為仰賴這種新集體安全制度的理想的實力，一向謝絕了參加法國所倡導的歐洲反德集團。但是遇著自身感到緊急

的時機，仍是助法抑德，如斯德萊柴會議之召集，英國本著這種立場來舉行的。不過在平時，英國總是輕視以前協約國的情感和利益，而和德國去直接折衝。英國這種行動，無異是自己來削弱了國聯的機構；所以當英國想利用國聯的機構來壓迫意國的時候，法國就難以抱共同的目的來與英國切實合作了。第二是意國的強盛。英國向來能在地中海保持霸權，是因其艦隊在地中海佔優勢的地位。可是在一九三五年，佔優勢地位的卻變成了意大利。正如意大利的「奧泰伯」雜誌所曾指出的：『意國飛機的進步使地中海一帶的情勢，根本地起了變化。如果英國要在蘇彝士運河把意大利戰艦加以封鎖的話，那麼英國軍艦的命運便要由意大利強烈的飛機來予以解決。如果英國以蘇彝士運河的封鎖來壓制意方，意大利也可以該河封鎖壓制英國，這便是說要割斷了英國由印度洋到遠東的聯絡。』英國政府早已顧慮到這個問題，曾經召集了一個「在野貴族會議」，討論怎樣應付目前的難關？但是沒有結果。為什麼原因呢？正如加爾文 (Garvin) 所回答的：「當我們正在睡夢中的時候，地中海上的軍事情勢轉變到與我們不利了……由直布羅陀經馬達爾、埃及到亞丁的道路，是與「大英帝國」生命相關的一條路線。現在我們對在地中海的交通上處於敵對的地位的意大利是再不能緘默了，因為在這海上的對立著祇有英意兩國。意大利正在極力地整理空軍陣容。就海軍力而言，在地中海上我們近百年來的力量是日漸衰落。而意大利在那裏到有百餘隻水雷敷設艇及七十

餘艘潛水艇。在最近期間向我們尋覓，將不是希罕的事。」英國人的觀察既是如此，而意國人呢，則是兩樣的了。據維頓氏說，羅馬的外交軍事家一致相信，英國在地中海上優勢已成過去。一位意國的軍事參贊曾經向人誇稱：如果一旦戰事發生，沒有一隻英國軍艦可進地中海，因為英國軍艦的命運是在意國飛機與潛艇的手裏的。甚至羅馬一位法學家更是狂妄的向人說：意國確能和英國開戰，因為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發明了一種武器，可以在一瞬間把英國艦隊全部毀滅。這種說話雖是有近於傳說般的，但足以證明不單是墨索里尼，凡是受過墨氏的法西斯思想所薰陶過的意人，都認為英帝國正在崩潰的途中了。自信力的本身固然並不即是力量，但是能增加力量，何況具有武力便有力量呢；而意國則已有武力和自信力了。

現在英國又從意阿事件，看出一個新的拿破崙出世了，他——新的拿破崙——簡直是要來問鼎地中海的霸權。於是英國的安全和威信，是直接地受到損害和威脅了。按照英國外交的傳統政策，英國對於他的安全和利益碰到了威脅的時候，便是來一個政策的轉向，即是由一個壁壘轉向他一個壁壘。

那末，我們要看英國將怎樣轉向呢？英國可轉向的路徑，不祇是一條。其最直截簡便的辦法，是莫過於英法聯盟，英國給德國一個小小的暗示，便足以令德國在多腦河方面對意施用壓力，逼迫意國放棄了藍尼羅河以外的侵略事業。這條路徑且是舊的，並不是新的，同時亦為極

有效的策略。那末，為什麼英國不立即去採用呢？不幸得，現在的情勢同從前的有點兩樣了。第一，事實上，英國在北海所遭遇到的威脅，現在已不弱於在地中海方面所已發現的。第二，英國若單獨獲得了一個德國，必然的要失去了一個多年的老友的法國；何況在這種局面下，法國一面勢必進一步的與意國聯絡，使英國在地中海方面的霸權，可立即發生動搖，另一面促進法國與小協約國及蘇聯的聯絡，加緊歐洲的戰爭早日發生。所以這一條最便利的路徑，並非是英國不知道走，而實是不敢走。

英國第二條路可走的，便去與法國合作。無疑的，這條路原為英國最願意想走的一條。不過，目前的法國，其情勢與戰前的亦有點不同了。所以英國能否走這一條路，其決定的權不是在英國，而是在法國。當歐局的主要基線，在包圍德國戰線對企圖突破此種包圍之反對戰線間之爭時，法國是要求與英國合作，其決定權在英國，並不是在法國；現在英國所想要包圍的是意國，並不是德國了，所以其決定權亦要改變的了。在法國看起來，始終認為堵住白侖納關隘的意大利的軍力，比較英國的艦隊，可以叫法國在萊因方面得到更大的實質保障。因此，法國要對於新近達成的法意攜手，仍然要加倍的予以維持。這個原因，便叫法國對於英國的請求必須加以久長的考慮了。

比較眼光遠大的英國人，認為英國還有第三條路可走。他們且認為這條路的前途的康莊平坦，為其他的所不及的。說到這條路的内容，

便是英美聯攜。看起來美國處在西半球，有似遠水救不得近火般的。其實唯有英美聯攜，方可以使得英國確定地，安全地脫離目前所遭遇到的難關。因為美國雖是受經濟恐慌怒潮所激盪的國家，然他到底是金元的王國，其經濟的勢力可以控制一切的。何況大英帝國的經濟勢力，在歐洲還是獨一無二的。然又是不幸得很，當美議會通過了中立法案，在倫敦方面就認為英美聯攜已經最後關閉了這條門路。

英國可走的路徑，總括起來僅有上述三條。但實際情形是：一條是不敢走的，一條已經是關閉了，還有一條能否走的決定權又在他人手裏。英國開始是遭遇到空前所未有的難關了。

環境固然是極其困難，然英國並沒有絕望，仍然很努力地想打開一條生路。況墨索里尼所給予英國的威脅，是絕對地不能叫英國讓步或屈服的。

英國的大多數的人民，確是存着矛盾的觀念：一方要求政府用不妥協的態度擁護國聯，藉國聯來壓制意國之對阿作戰，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很確定地要避免一切戰爭的冒險。最近英國舉行總選，包爾溫內閣之能勝利，多半還是能適應多數人民的心理，在選舉之前，竭力向人民宣佈政府外交方針的基礎，是集體安全主義。然這種集體安全就是國聯主義的中心。所以在目前，英國政府對於外交政策的決定點，仍須以國聯主義為基礎的。

因而，英國目前所轉向的外交政策，必定是走向上述的第二條路。

不過，這條路是基線，還有其他二條，並不是完全放棄的。

上已述過，英國要想走向第二條路，其能否走的決定權是在法國。故接着的問題，便是英國如何才能走向這條路呢？

英國拉攏法國來幫忙，從最近看來，他對於法國所施用的政策，是從離間威脅，親善三方面同時並進的。

英國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威脅。英國前外長張伯倫早已確切坦白地對法國人說過了：『從英國政策一方面講，今後數星期是非常重要的。倘使國聯盟約勝利，那末我們對它的信任便可以穩固，英國將要造成一個前例，在將來遇見危機的時候，便可以做他的態度的準繩。在另一方面，倘使旁的國家，在這重大時期，不能履行他們的義務，那末英國就要自認他的義務可以解除，他的政策就要單獨的以自身的利益為主，回復到國聯成立以前的狀態了。』張氏是英內閣的財政大臣，所以他的說話，確是可代表英國當局所說的。當英國在日內瓦想竭力運用國聯的機構時，艾登亦曾以他日英國不問歐陸事件威脅賴伐爾。法國在歐陸的安全，確是需要英國幫助的，所以英國的威脅，當然要引起法國的注意了。

英國的第二步工作，就是表示願與法國密切地合作。在這點，英國首先表示放棄不願在歐陸擔任防守的條約義務之傳統政策，向法國聲明願在歐洲維持集體安全制度，抗拒一切無端侵略之行動。英國又恐法國不放心，最近竭力撮合法德兩國攜手。這樣，使法國敢相信所謂

104216

萊茵河岸的安全，也可以說得上有所保障。英國這種努力，就換得了法國的應許：假使英艦在地中海上不經挑釁而遭意國襲擊的時候，法國海軍便出來幫忙；另一方面，還允許英國在必要時可以利用法國的軍港。

英國還有第三步的工作，就是大幹其離間挑撥的手段。關於這工作，英國所採用的手段又是多方面的。第一英國始終認為法意這兩位拉丁同胞姊妹的「胞誼」本身對於他在歐洲的地位就是一種莫大的威脅。何況他倆的「胞誼」存在一天，他就沒有希望可以得到法國的切實的援助。所以他早已認定離間法意的關係是他主要工作之一。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國的通信社大事宣傳意國將預防德國南侵的白侖納關隘的軍隊撤退到法意兩國的邊境上去，顯示意國已認定法國是他的敵人。但是到了翌日，意國政府聲明並無此事。似此捕風捉影的消息，便可推知英國的用意所在吧。第二，英國始終認為法國與蘇聯及小協約國間關係之密切，亦是英法合作的最大的障礙物。所以他盡量地離間法國和蘇聯間之關係；他之撮合法德攜手，無非是想在增強小協約國對法國的不滿，因此加速他們對法的離心傾向；同時，牠還以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在東南歐方面，（不用說，這是法國的根據地）竭力減弱法國的影響。希臘的喬治二世復位了，此後便去掉了了一個親法的政權。不管在南斯拉夫或羅馬尼亞的王族方面，英國都正在下功夫，希望他們投到自己的懷裏來。

英國用了這些政策來拉攏法國，照目前情勢看來，不能不說有點相當的成效了。不過，因英法合作的決定權是在法國方面，所以今後到底如何，還要來看法國的態度究竟怎樣而決定的。

英國外交政策轉向的主要基線，是拉攏法國。此外，與德國聯盟呢，英國並不是完全放棄的。不過，英國的希望，始終是想把法德撮合在一起，使法國能脫離了蘇聯領導下的「和平陣線」，又能放棄了他在中東歐的義務；這樣，又可使德國暫時放棄了西進政策而單向東方採取自由行動。至於單獨的與德國聯盟，在目前英國還認為危險性太厲害了，不敢嘗試的。與美國合作呢，英國不單在歐洲問題上，尤其是在遠東問題上，更感是必需的。但是，終因英美的衝突地方太多了，並不是短時間可達到目的的。最後，英國眼看自己的處境太困難了，甚至要向蘇聯送秋波了。蘇英間的商務借款，忽然在這時候進行起來，當然也不是無因的。英國這種舉動，除了與遠東問題有關的帶着對日本的威嚇意味外，確是在歐洲問題帶着對法國更表示親善意味的。因為蘇聯現在是法國的密友啊。

總之，英國是正在用十二萬分的力量來謀打出外交的出路。大英帝國雖是到「風燭殘年」的「黃昏時節」了，但目前歐洲局勢的推移（實際可說是國際關係的推移），主要地還要取決於英國的外交政策吧。

那末，英國本著墨索里尼的目的所轉向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像駐

美法大使克勞德爾氏所說的，歐洲在意阿事件期中，和以前一樣，將繼續向災禍中，一步步的邁進嗎？我們當然還要看受着這種外交政策所策動的法德等國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啊？

三 法國的苦悶

實因左右爲難

英國用最毒辣最巧妙的外交政策，來拉攏法國了，法國將怎樣對付呢？這不僅是最有興趣的問題，且是與歐洲今後局勢的變化極有關係的問題。

自然這個問題的決定，主要的還要看法國的意向究竟是怎樣的？所以這裏，我們必須先來考察最近法國外交政策的動向與其對意阿問題的最終目的是怎樣的？

據威諾 (Max Werner) 在新世界論壇 (Die Neue Weltbühne)

中所說，法國最近的外交政策的動向是被國內兩派思潮所左右的。在赫里歐領導下的極端社會主義黨的多數份子和總參謀部的一部份人——白提納 (Perinax) 是這一部份人中最堅持的發言人——則採取東西系的陣線，主張從巴黎到莫斯科。白提納曾經很堅決地說：「在所有真正抗德的言論之中，最合理，最有力而合於實際的是李維諾夫的言論。」他們認爲在歐洲列強之中，惟蘇俄可作法國果斷的夥伴。至於英國呢，一向都居於旁觀和居間人的地位，或許祇有到戰時才

能加入反德戰線；意大利呢，則常用不斷的爭論和陰謀破壞反德戰線的。然而保守黨的人，則採取南北系的陣線，主張從巴黎到倫敦，再到羅馬，另一枝到華沙因南北系中份子很複雜，所以這種主張，至今還是一種擬制。

在巴爾都的時代，法國的外交陣線，是一貫的東西向的。賴伐爾雖說是衣鉢巴氏的，但他的政策已經變幻於上述的兩種觀念之間。賴氏的「綜合」政策，已經削弱了法蘇協約的效力，而拒絕保證波羅的海諸國的安全，並宣稱祇在蘇俄受德國侵略時，法國才予蘇俄軍事上的援助，至若蘇俄受波蘭的侵略時，法國便無此義務。最近法國議會中，左右兩派的鬭爭，正是非常激烈，甚至賴伐爾內閣的命運，有似要繫於這一決鬪的槍頭上。今後如果右派佔勝利，則巴氏的一貫東西向政策，勢必發生根本的動搖；否則，左派佔了勝利，則賴氏祇有繼承巴氏的政策，纔能維持他的政治命運。

法國的外交政策的動向我們已經明白了，接著就要來說明法國在意阿戰爭中所抱的最終目的。法國以及他所領導的小協約國，始終認爲國聯並沒有普遍的使命，不過單純的是反德工具。他們認定國聯，若祇是歐洲的國聯，則纔能有力量可以壓制德國勢力的發展。否則，如果照英國的意思，對意國之侵略阿國，要來實現國聯的原則，那末，就要減弱在歐洲方面壓制德國的力量了。法國所看出的歐洲的兩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管其法西斯主義和國社主義的信仰是一

104218

樣的，但到底兩雄勢難並立，並且在多腦河流域，德意兩國還有物質和政治的衝突。再益以兩國的資源既然多寡不同，所以墨索里尼要問鼎於中歐的霸權，勢必得著法蘇的後援不可。而法蘇方面，也深感著唯有仰仗著意國的實助，纔能減弱國社黨程序中所包含的威脅。這就是法意二拉丁姊妹國能結成「胞誼」的最大的契機。法國以及諸小協約國，正為要利用墨索里尼畏懼希特勒的心理，所以對於意國的殖民事業的企圖，很是不願意加以制止的。

法國的最終目的既是如此，可是英國偏偏要他站立在英國方面來，為意阿問題來共同對意國實施國聯的原則，無異是被動的拿著刀放在自己友人的頭上，這當然是為法國所不願幹的，然而事實又好似沒有辦法的呢？真的英國脫離了歐陸關係或挺而走險的與德國聯盟起來，則法國的處境，定亦是不堪設想的。法國真是左右為難了！

法國處在這種境地，在近日還祇有兩件工作可做，即一是祈望，另一是考慮。先說前者，法國無日不希望意國在阿國侵略得了相當勝利或遭遇困難時，便來勸墨索里尼從此擺手，至於以如何的程度來犧牲阿國的利益而作為墨氏放下屠刀的交流條件，這在法國很像個大慷慨者，多少是毫不計較的。法國對於這步工作，可說做得不少了：當英意兩國在地中海風雲日益急迫的時候，法國就以與英國合作之條件來交換英國將直布羅陀之主力戰艦「雷囊號」及「霍特號」調回國，同時，意國亦允使英國屬地感受威脅之里比亞意軍撤退，而立即緩

和了兩國間的空氣；當國聯實施對意經濟制裁後，關於重要的煤油之禁運事項，交十八國小組委員會討論，而他方，墨索里尼又來大施恫嚇，以為制裁煤油輸意，無異是增進戰爭之實現，法國眼看危險又到了，便以種種方法來延緩十八國小組委員會之開會，同時，又竭力想在外交方面來打開倫敦與羅馬間之隔膜。除了和平之門完全關閉的時候，法國才肯放棄了這個祈望——縮少意阿戰爭祇為侵略殖民地的戰爭——外，否則，法國的主要工作還是在於調和英意的衝突吧。

在法國看來，和平雖還未至完全絕望，但英意的衝突並非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國除了前項工作外，還有考慮的工作。即法國正在考慮自己的立場，對於英國拉攏究竟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呢？如果沒有意國問題阻撓在前，則英法合作，實為法國最所願望的。法國始終不相信戰爭可以永久防止，又始終認為他的敵人是德國，到了法德之間發生戰爭的時候，法國無論如何需要英國作後援的。所以不管法國在戰後屢受英國外交政策的壓迫，亦不管英國目前對法國的外交政策很是毒辣的，他對於英國所提議的「好意」——英法合作——，是絕對的不好拒絕的。拒絕既不可能，完全接受呢，目前當亦非法國的願望。根據考慮的結果，法國在目前認為與英國合作是有條件的：即（一）不願放棄對意的「胞誼」；（二）英國需保障法國在歐陸上的安全。這在法國可以說是最有利的打算。但是，英國的打算，原是想以保障法國在歐陸上的安全來換取法國放棄了拉丁姊妹的「胞誼」。這就是英法二國

目前尚存在著的衝突點。狡猾的英國外交，早已看出了這個衝突點的存在，法國決不會完全投到自己的懷裏來的。英國知道法國不肯放棄拉了姊妹的「胞誼」並不是他厚愛墨索里尼，實是他太恐懼希特勒了。於是英國就進一步的撮合德法聯合，力勸德國放棄西方行動，應許其在東方採取自由行動。這麼一來，萊茵河岸的實質保障，豈不是較白侖納關隘的更是有有效得多嗎？不過，英國對這種辦法是有條件的，即是要要求法國放棄了法蘇的關係。關於這一點，英代表在日內瓦已向法國有不批准法蘇協定的要求，假如法國答應，英國的毒辣的政策，便要告成多半了。英國這種條件，除了可加緊他的反蘇聯的準備外，還予德國以一條寬大的出路，可減少德國對於英法合作的阻撓。法國能否接受英國的提議呢？自然又要加以考慮了。照現狀而論，法國因外面有了他領導下的小協約國堅定的站在「和平陣線」上面，內部還有勢力很大的主張蘇聯的左傾各政黨，尚難接受這種條件的。不過，英國外交目標的重心，始終是向這條路線進行，務望達到最後的目的吧！

總之，法國對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提議，目前雖尚在考慮的時候，但至少有一部份的開始動搖；至於最後的決定，還要看歐洲局勢如何變遷而定奪的。

四 希特勒暫時緘默

原是集結待機

墨索里尼的目的除引起了英國的恐懼和法國的苦悶外，還引起了希特勒的暗喜。在東非戰爭爆發後，希特勒表面上裝做緘默寡言，不願參加任何方面，但暗底裏大肆活躍，趁此時機，以謀打破「現狀」，推翻凡爾賽系統。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有同樣的雄圖。他的雄圖，便是想實現第三帝國的計劃。在這計劃中「德意志民族要建立北起北冰洋，南達黑海，西起北海，東至烏克蘭的大帝國。」所以希特勒的雄圖，亦是歐洲和平的炸藥。他要想實現這個雄圖的進行方向有二：即一是「東進政策」，而以「反蘇聯的十字軍」來自名，另一是「南下政策」，而以「德奧合併」為最大目的。在東進政策中，德國所能遇到的最大敵人是蘇聯，在南下政策中，則法意二國是他的敵人。唯有英國，對於希特勒的目的較少衝突的。所以希特勒自上臺後，就利用英法外交歧視來拉攏英國為自己的與國。何況德國自認為反蘇聯陣線最前線的先鋒，這是很適合英國人的胃口的。英國許多年來便暗助著德國軍備擴充。到了斯德萊薩會議開成後，法國的包圍德國的政策，差不多將要成功了。希特勒便來向英國宣稱：德國軍備決不向著英國進展，於是英國便承認了德國在北海軍艦的數量可以和英國相等，使法國的包圍政策，又是一旦成為泡影。現在英國碰到了墨索里尼的威脅，希特勒比什麼人都要明白，在這種局面下，英國絕對不敢得罪自己的老友的表面，英國竭力拉攏法國，再來幹個英法合作，可以使希特勒「隱痛難言」的樣子。然而

104220
實際，亦祇有希特勒自己明白，英國這種舉動也爲我希特勒打算的吧。因爲在希特勒看來，最足以阻礙他的東進政策的，實是法蘇協定。現在英國要求法國不要批准這個協定，這很顯明的表示英國原爲德國打算的。所以當英國提議德法攜手時，希特勒最明白英國的用意，就向法

駐德大使彭塞表示好意，微露願訂立法德完滿協定，使歐洲空氣忽然開朗起來。祇要法國肯放棄法蘇協定，則此世仇的法德二國，今後共同攜手，並非是絕對的不可能的。假若英法德三國能攜手一起，則墨索里尼的雄圖，那祇好暫時作罷。這是英國的最終目的，在希特勒看得非常之清楚的。所以希特勒與英國在目前要演著雙簧戲了。如果法國能上英德的勾當，意阿戰爭或許能急轉直下的解決下來，但歐洲的東方的火山口又要爆發吧！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目前除了與英國演著上述的雙簧戲外，再則正努力於中歐新集團之造成，不僅他日可作爲德奧合併的先聲，且可爲東進政策的基地。難怪日內瓦正爲東非事件鬧得烏煙瘴氣的時，柏林的外交活動也正是鬧得很熱烈而又精彩之極。當希特勒親信代表李本特洛甫負著重大的使命出使比利耳的時候，匈牙利總理貢布斯親來東普魯士參加圍獵，波蘭的陸軍次長亦不約而賁臨柏林作希特勒上賓，於是德波匈三國將締結天空協定的傳說，便從歐洲傳遍到全世界了。這是形成中歐新集團的雛形。然而要形成有力的堅固的中歐新集團，當然非有意奧加入不可。故繼著德國又向奧國提議締結

五年不侵犯條約，貢布斯則擔負了希特勒的使命，奔走於柏林、羅馬、維也納之間，做個德意結合與德奧結合的介紹者。奧國最近內閣改組後，墨索里尼最忠實的代理人史泰亨堡，握著了奧國目前實際的統治。從表面看起來，這一事實，好似要使希特勒的中歐新集團運動，卻增加了一層阻力。其實，卻不盡然，因爲在目前局勢下，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的舉動，祇要不予以過分的威脅，決不會公然地反對而再樹敵人的。何況這一新集團運動，假若由德意二國共同領導，未始不是爲打破英法之藉國聯機構來壓制意國的一最善的有效辦法。故在意阿問題日趨緊張的時候，墨索里尼就想在中歐方面打出一外交的新路，可以突破英國的壓迫。他很爽直地說道：「妨害意德兩國關係的問題，祇有一問題，就是奧大利問題。」誰也知道墨氏的說話是答復希特勒的，因爲希氏曾說他「認因奧大利問題而起的緊張局面爲遺憾，因此緊張的局面而擾害德國與意國的關係，他更認爲遺憾；因德意之間原無利益的衝突。」且到了現在，意大利爲要防止法國之與英國切實聯絡，確是對於德國非有一好感的表示不可；而德意志呢，亦是同樣的爲要防止英國之與法國切實聯絡，確是對於意國亦非有一好感的表示不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來是兩雄爭霸，勢難對立的，但是到了大家同病相憐的時候，亦未始不可來個「攜手言歡」。聰明的希特勒知道趁這個機會在中歐方面樹立相當基礎，不僅是可衝破法國在東南歐的基礎，且萬一英意發生衝突而意國遭遇失敗，或意阿戰爭延長而意國遭遇精疲

力竭的時候，那末，德國的歐陸霸權，一定就要崛起。所以當日內瓦決議對意實施經濟制裁以後，柏林晨報就記載有德國政府願援助墨索里尼的消息。祇要意德一旦攜手，中歐新集團的組織，便能大功告成；到了那時，歐洲的新局面將成怎樣的呢？我想，凡懂得歐洲局勢的人，定都可想而知的了。

難怪史孟智說：「歐洲戰爭真正的威脅，現在仍然是德國。」

五 歐洲的歸宿

實實在在祇有戰爭

無論衰老的大英帝國怎樣不願意發生戰爭，但在墨索里尼的目的所引起的英國外交政策轉向下的歐洲的局勢，正如狄拉克所說：「戰爭的危機，如旋風般的速度日漸成熟，是不容人們一直地以旁觀的態度期待著了。」不過，戰爭的樣式，是多方面的；到底是向那一方面進行呢？還有待於今後事實的轉變啊。

戰爭的第一種樣式，便是由意阿問題致成英意戰爭。這一樣式的前提條件，到了現在祇有下列二點尚未形成。即（一）意德的攜手尚



未充分的成功。（二）英法的合作又未完全成就。如果這兩個前提形成了，再加意阿戰爭無法停止的，則戰爭定立即開始。那末，這一戰爭便成爲縱斷歐洲的中歐新集團戰線對仍以國聯主義爲中心間之戰爭。戰爭的第二種樣式，是德國對英法的戰爭。倘使墨索里尼在東非戰爭，因戰事延長，引起了意國的內亂；於是希特勒一定要開始他經過長期的準備，採取斷然的政策，向多腦河流域進展，以實現他的第三帝國計劃中的南下政策。到了那時，希特勒大概將要和拿破崙一樣，是要與英法開演大武行的。

至於第三種樣式的戰爭，便是反蘇聯戰爭。假若英國之最終目標的外交政策一旦成功，則法德兩國便可丟棄宿仇，結合一起，法蘇協定成爲廢紙；那末，東歐的和平的聲浪便要成爲戰爭的聲浪了。

最後，我們要認識清楚，無論發生那種樣式的戰爭，即令戰爭的開始地點是在歐洲，而戰爭的性質定會由歐洲的擴大爲世界的。所以凡站在歐洲以外的人，決不能單作隔岸觀火的態度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